

动物映象

DONG WU YING XIANG



祖克慰 ◎著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沈阳出版社

动物映象

DONG WU YING XIANG



祖
克
慰
◎
著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⑩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物映象 / 祖克慰著. -- 沈阳 : 沈阳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41-8502-8

I . ①动… II . ①祖…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0370 号

出版发行：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 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110011)

网 址：<http://www.sycbs.com>

印 刷：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印 张：9.125

字 数：180千字

出版时间：2018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晓辉 郑丽

插 图：刘佳伟 姜志辉

封面设计：杨雪

版式设计：冷志敏

责任校对：日光

责任监印：杨旭

书 号：ISBN 978-7-5441-8502-8

定 价：32.00 元

联系 电 话：024-24112447 024-62564922

E - mail：sy24112447@163.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无奈的呐喊

二月河

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作家，不在于他写了多少部作品，而在于他有没有社会责任感。我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是去迎合社会，而是要关注社会。关注底层的生活，关注生态环境，关注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赢得大家的喜爱。

我与祖克慰不太熟悉，对他的了解，是在报刊上，零零星星地读过他的一些散文，对他有了初步的印象。此前也曾看过他的《乡村文化人》。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同宾在他的《乡村文化人》序言里说：“祖克慰写的是悼文，唱的是挽歌，画的是绝版的风景，切切地为民间文化招魂，为各怀绝技的乡村文化人描摹谢幕的背影。我看出，他的笔显得沉重，字里行间透露怅惘、凄怆，有限的语言载不动无限的乡愁。”那么，看了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我觉得，在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深的无奈与忧伤。

据祖克慰说，他写动物系列散文，已有多年，目前已写了一百多篇。从他的散文里，可以看出，生活在他家乡的各种动物，依次出现在他的笔下。读着他的散文，可以听见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呐喊，如《与一匹狼对峙》《孤狼》《敬畏一只野兔》《最后的豹子》《怀念1983年的野猪》等。读他的动物系列散文，读到的是一种苍凉，一种厚重，一种责任，读到一个作家的良心。他的文字，有一种隔世的沧桑，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有一种莫名的伤感。读他的文字，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强烈的震颤。这是我从他的动物系列散文里感受到的。

他的散文，总能触动你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与一匹狼对峙》这篇散文我是比较喜欢的。开笔从容，语言疏朗清淡，又流畅自如，语言给人一种独特的美感。人与狼的恐惧、紧张，人与狼的相互误解、敌视，随着双方的善意的缓和，紧张、恐怖逐渐消退，让人看到了人与狼的和谐相处的精彩画面。《最后的豹子》中，一头年老的豹子，为生存所做的努力抵达一种极限，即在乡民枪声中吞食捕获而来的羊肉，撕裂、吞食、死去几乎同步完成，这些细节完全超越动物与人的对峙与斗争，而进入大自然生命的悲壮起落之中，不由让人想起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孤狼》是一篇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散文，在那个贫困的年

代，人与人的爱情，狼与狼狗的爱情，虽然很美，但是，从文字里，让我们感到贫穷和生态的恶化，让我们的家园格外孤独。文章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多么重要。

在祖克慰的散文中，有几篇是关于动物爱情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动物的爱情，充满着悲怆，悲怆得感天动地。在《雁的绝恋》中，一只公雁固守着一只因受伤而不能南飞的母雁，它精心的呵护由此感动着伤害它的人及周围的村民，在寒冷的夜晚公雁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受伤的母雁，直到双双冻死在雪夜中。当村民掩埋它们的时候，发现两只大雁紧紧地连在一起，张开的翅膀怎么也合不拢，它们黏连在一起，成为一体。《一只为爱殉情的苍鹭》中，失去伴侣的苍鹭，因为忠于爱情，在等待中把死亡留给自己。苍鹭的等待，已然定格于自然界生灵最崇高、最深刻的动物的爱情，让人震撼！祖克慰将动物的爱恋之情写得如此深沉，如此凄婉、绝美，不能不令人潸然泪下。

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从动物的真善美、动物的悲惨处境、人类的残忍、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等诸多角度直击人的灵魂，让人在阅读的同时，拷问自己的道德与良知，从而产生理解与尊重、感恩与敬畏。

作者从小生活在乡间，进入城市的他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满

怀悲悯之情为我们讲述着自己曾经历过的一个又一个悲怆的动物故事。一支猎枪，一口陷阱，一支麻药，让豹子、野猪、狼、獾子、野兔、黄鼠狼等动物悲鸣着倒下，让我们在哑然之后，欲哭无泪。曾经的伤害，让许多与人类和睦相处的动物变得陌生，远离了我们。于是，祖克慰用泣血的文字呼吁：关注动物，关注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在一篇文章里，祖克慰说：每当写完一篇文章，他就有着莫名的兴奋，他会点燃一支烟，慢慢地抽着；他会沏一杯绿茶，慢慢地喝着；他还会在暗夜里，睁大眼睛，想想东，想想西，有时候也想想女人。这种自然坦诚、率性的语言里，透着一种孩子般的可爱。可谁能体会到他在创作道路上所饱尝的辛酸和痛苦、无奈与挣扎？

需要说明的是，祖克慰的动物系列散文，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别具一格，笔调苍凉，字里行间透着淡淡的忧伤、凝重、凄美与眷恋，笔下的生命弥漫着悲壮的气息，撼动着读者的心扉，让人过目难忘。

这是我读祖克慰动物系列散文的一点印象。是为序。

2016年11月于南阳

目 录

序：无奈的呐喊 / 二月河 I

孤狼	<u>I</u>
怀念最后的野猪	<u>12</u>
最后的豹子	<u>18</u>
狗殇	<u>28</u>
与一匹狼对峙	<u>35</u>
蛇舞	<u>42</u>
寻找一只红色狐狸	<u>47</u>
遭遇一匹狼	<u>57</u>
敬畏老虎	<u>64</u>
邂逅一只红狐	<u>71</u>
丑狗	<u>81</u>

目

录

狼会记住仇恨	<u>91</u>
与一只野兔对视	<u>97</u>
狼也知道感恩	<u>104</u>
灵狐	<u>111</u>
一匹殉情的狼	<u>120</u>
凶残的豺狗	<u>126</u>
狗能记住回家的路	<u>133</u>
黄鼠狼的智慧	<u>140</u>
怀念豹子	<u>146</u>
人与獾子的较量	<u>151</u>
陷阱里的狼	<u>158</u>
刺猬	<u>165</u>
孤独的驴	<u>171</u>

目 录

胆熊	<u>176</u>
寻找远去的黄羊	<u>181</u>
钓狼	<u>187</u>
蛇，充满悲剧色彩	<u>196</u>
奔跑的野兔	<u>203</u>
松鼠真的很可爱	<u>216</u>
羊或者羊群	<u>223</u>
猫的幸福生活	<u>233</u>
狼，记忆与叙述	<u>238</u>
流泪的果子狸	<u>263</u>
香獐的悲鸣	<u>269</u>
后记：忧虑中的期待	<u>275</u>

孤 狼

一匹狼，常常游荡在故乡的山林里。我想，这是一匹孤独的狼。我那时站在家乡的院子里，傍晚经常会听到一声声幽怨的狼嚎。狼的嚎叫，起自山谷，划过树林，从树梢上掠过，随着风撞击我的耳膜。一股细微的冲击力，凌厉地抵达我的身体，我感到内心微微的震颤。

在1982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在家乡看到过这匹狼。在村子后边的孤山顶上，它孤独地蹲在一块硕大的石头上，仰天嚎叫。那时候，我正走在弯曲的山路上，原野的风，伴着那声悠长的嚎叫，撞击着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没有恐惧，没有惊悚，没有慌乱，反倒生出悲悯。狼的嚎叫，如诉如泣，似乎是在呼唤着什么。

是的，那匹狼在呼唤，一声声悲鸣，有一种莫名的忧伤。

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呼唤谁。也许，在这样的傍晚，只有呼唤，才能舒缓它内心的痛苦。



狼

我突然觉得，这匹狼遭遇了不幸。这匹孤独的狼，是不是在寻找它的家族成员？它曾经的家族，很可能在一次灾难后全部遇难。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它的丈夫或者是孩子，在它准备随着狼族离开时不见了踪影。孤独的狼，它留了下来，是为了寻找。现在，它孤独地游荡在这片林子里，呼喊着，寻觅着。

于是，它成了这片山林里最后的一匹狼，留在了我曾经生活过的故乡。

村子里的柴金锁说：这是一匹可怜的狼，不知是什么原因，它被头狼遗弃了。

柴金锁住在村子西边的山坳里，孤零零一家人。他上山干活，总会看到这匹狼，灰暗的皮毛，两颊分布着白色的斑点；看起来像一只狼狗，就像他家养的那条灰黄色的狼狗。柴金锁看到的这匹狼，其实村子里很多人都看到过，我也看到过。这匹灰色的狼，两颊的白色斑点，格外醒目。在我们老家这片不大的林子里，有一匹狼出没是很惹眼的。

乡村的夜晚，是宁静的，只有风呜呜地吹，树枝晃动着，簌簌作响。除了风，除了树枝的声音，除了偶尔的鸡鸣狗吠，村庄的夜晚格外沉寂。往往就在此时，村庄后山上的那片林子里，就传来呜呜的狼嚎声，在空旷的原野里，掠过房屋、树梢、窗棂，在村子的上空回荡。声音是那么悲哀，是失去亲人的那种悲哀，就像在茫茫原野里，一个母亲寻找儿子时无奈的呼唤。

听到狼的嚎叫，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酸楚。它让我想起我的少年时代，那时的我，淘气、贪玩、野性，时常在家乡的山野游荡，忘了吃饭，忘了归宿。每每夜幕降临，母亲总是漫山遍野地找我，喊着我的乳名，一遍又一遍，母亲的声音在家乡的山野里飘荡。狼的嚎叫，与年少时母亲对我的呼唤，是多么相似。那个季节，我就是在狼的嚎叫声中、在不停地悸动中，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我不知道为

什么，我会为一匹狼揪心和担忧。

我相信，狼是在寻找自己的孩子。舐犊之情，不仅是人类，动物也一样。那匹母狼，可能是它的孩子遭遇了不测，但它始终相信，那匹小狼，它的孩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躲在某个角落——一个小小的山洞里，一簇簇灌木丛中，跟它捉迷藏。也许，在一次次的呼唤中，那匹小狼有一天会突然出现在它眼前，扑进它的怀抱里。

或者是，这匹狼是在寻找自己的丈夫——另外一匹灰色的狼。我相信，狼是有感情的动物，它不会抛弃自己的伴侣。

我时常在这样的想象里进入梦乡。在梦中，看到小狼钻进母亲的怀里，久别重逢的母子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梦醒之后，依然可以听到一匹狼在山野里凄婉地仰天长啸！

也许，柴金锁是对的，这是一匹被头狼抛弃的狼。柴金锁长期生活在村庄之外，一只狼狗，几只可怜的鸡鸭，还有他自己。人与鸡鸭狗组合的家庭，让柴金锁格外孤独。柴金锁居住的那个山谷离村子很远，差不多有五六里地，很少有人到他家来，不要说女人，就是男人也不到他家串门，他就像被村庄抛弃了一样。

其实，柴金锁是有女人的。很多年前的一天，柴金锁在悬崖下救起过一个失足坠崖的女人，一个被拐卖后逃婚的女人。那是一个四川姑娘，被拐卖给一个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四川姑娘不愿与一个贫穷老迈的男人生活，于是在一个夜晚出逃，她不敢走大路，就逃进荒山

野岭，恐惧、饥饿、孤独困扰着她，慌不择路的四川姑娘，在陌生的山林里，不幸坠落悬崖，伤痕累累。

那时候的柴金锁，二十来岁，长得壮壮实实，说不上眉目清秀，但也不丑陋。虽说家境贫寒，却也衣食无忧。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也可能是可怜光棍一条的柴金锁，再或者是想有一个稳定的家，姑娘就嫁给了柴金锁。四川姑娘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因为没有儿女的牵绊，因为不想再过贫穷的日子，三年后的一个秋天，四川姑娘告诉柴金锁，她要回四川老家。柴金锁极力挽留她，她说：不是我不愿意留在这里，是这里太孤独了。原来想着有个孩子，一家子热热闹闹过日子，可至今没有一男半女。我不愿意终老异乡，做一个孤魂野鬼。柴金锁最终没能留住四川姑娘，他卖掉一麻袋玉米，用卖玉米的钱，把她送上了回家的火车。贫穷和孤独，再次抛弃了柴金锁来之不易的爱情。

饱受抛弃之痛的柴金锁，似乎与这匹孤独的狼有着某种默契。他说：这匹狼瘦骨嶙峋，长得有点丑陋，一看就知道是一匹不招头狼喜欢的狼。在柴金锁看来，那匹狼和自己一样，是被抛弃的。柴金锁在这方面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家里没钱，也没有权势。土地承包时，村里把这片紧临着山坳、瘠薄的山地分给了他，说是照顾他，一个人分了几个人的土地，离家又近，耕种方便。

柴金锁说狼是被遗弃的，我开始有点相信了。也许，这匹孤独的

狼，它没有子女，也没有丈夫，它就是一匹丑陋的狼，被它的家族——狼族遗弃了。确实，在我老家的山林里，就是这么一匹狼，日夜不停地游荡。村子里的人也都认为柴金锁说得对。他们说：这座山上就这一匹狼，肯定是被遗弃的。早些年，狼在家乡出现，都是成群，三五匹，或者更多。一匹孤狼是不多见的。

在柴金锁的记忆里，生活在山中的他，经常与狼相遇。就在这匹狼出现之前，他还看到过四五匹狼夜晚出现在他家的院子里，鸡鸭惊恐地鸣叫着，家中的狼狗，不停地吠叫。他隔着窗子，看到几匹狼，大狼带着小狼在他家的院子里转悠。他隔着窗子，嗷嗷地叫几声，狼便慌慌张张地向山上跑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狼就很少光顾他家了，慢慢地，成群的狼便没了踪影。他有点纳闷，那么多狼去了哪里？再后来，柴金锁能看到的狼，就只有这匹孤独的狼了。

事实是，那匹狼的确是我的家乡出现的最后一匹狼，一匹孤独的狼。

日子平静地过去，那匹狼依然是村里人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只是，狼的嚎叫声越来越少，偶尔在傍晚，有狼的叫声传来。我想，也许是时间让那匹狼忘却了痛苦，或者是它已习惯了孤独。这样一想，我开始为那匹孤独的狼高兴，毕竟，一匹狼留在了家乡。

我为什么反复地强调，在我的家乡出现的狼只有一匹呢？是一种

什么心态，让我不厌其烦地讲述？是对家乡遥远往事的追忆，还是对家乡生态的忧患？

某一个下午，柴金锁来到村子里。他是村子里的人，到村子里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柴金锁却带给村民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匹狼出现在了他家的院子里。而且，跟他家的狼狗混在了一起。柴金锁说得很兴奋，但村子里的人都持怀疑的态度，一匹狼与一只狼狗混在一起，还真没听说过。也许是柴金锁太过寂寞，生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从而兴奋自己寂寞的神经？

看到村子里的人摇头，柴金锁似乎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指天戳地发誓，他没说瞎话，没骗大家。那匹狼与他家狼狗厮混是千真万确的事。柴金锁说完，很是生气，甩手走了。柴金锁是老实人，认死理儿，别人越是不相信，他越是认真。当他得不到别人的信任时，那种被误解、被蔑视、被怀疑的感觉可想而知。

一天，我路过西山坳，柴金锁正在劈柴，看见我他很高兴，老远就招呼我，很热情地搬来凳子，还为我倒了一碗茶，那是一种叫石白菜的植物熬的茶，清热去火。我刚喝一口茶，柴金锁就说：老弟，你知道为什么那匹狼不再嚎叫吗？那是狼有了新欢，喜欢上了我家大灰（他家狼狗的名字），有了伴，狼就不再孤单，不孤单它还叫唤啥？你说是不是？

柴金锁说得没错，狼把他家的狼狗当作了同类，当然就不再孤